初潭集

初潭集卷之十五

師友五

○一清言

司馬建公嘗舉曹公爲北都尉後公進爵爲王召建公與歡飲語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不建公曰昔舉大王時乃可作尉耳建公司馬防也懿之父

張君嗣在益州爲雍闓縛送與吳武侯遣鄧芝使吳令言次從孫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匿吳王未之知故許芝遣裔臨發引見問曰蜀卓氏女亡奔相如貴

土風俗何以乃爾耆訶曰愚以爲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初雍闓送裔時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也

○曾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吳王問羣臣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張不能答

○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

語連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座大笑

邵貞與虞俊鄰居貞先不知俊俊至吳與張溫朱據會清言竟日溫等重之於是吳中盛爲俊談貞聞而嘆曰吾與仲明遊居比屋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而令他邦稱我之傑可以愧死矣

○知愧猶可愧即不死也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共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騤騤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

衛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大將軍命謝幼輿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為毋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

衛玠少有名理王平子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

之語議至於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語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澀人懷危懼王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謝太傅曰當爾時覺形神俱往　眞賞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顇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

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孫子荊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庾法暢握麈尾至佳庾太尉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當由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

衛伯玉爲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竒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覩青天

王澄語人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

支道林造卽色論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

道一道人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

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一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曾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横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羣士論難鋒起、公明人人酬對、言皆有餘、子春語衆曰、此年少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雋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爲神童、

初管輅父爲瑯琊即丘長、公明時年十五、來至官舍

講學郡黌太守單子春聞公明一黌之儁請與相見子春大會賓客百餘人公明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難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之子春便酌三升清酒與飲酒盡問曰今欲與輅相對者府君四坐之士耶子春曰吾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至難而卿更以為易耶於是唱大論之端單稱嘆不已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快活眞快活

王武子孫子荊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淸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泙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殷中軍爲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爲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鎭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

日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返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輒翣如生母狗馨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

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汚時人以爲名通

○旣是臭腐之物何以終日書空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麤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麤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劉孝標曰僧淵疑是胡人沈約撰晉書亦稱其

有義學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為名通

○此實語非名通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膝共叉手語達於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苟子問曰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亹亹爲來逼人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羣心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

通爲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謂劉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真長曰、卿近大

進劉曰卿仰看邪王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

顧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致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腳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

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爲讐習云薄伐
獫狁至於太原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子猷承問答曰昻
昻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
得身正自調暢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
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
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秘書丞在

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長康云漸至佳境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竪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王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嘗曰聽景文談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瀆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

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居穢里者刺謁繪繪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歎其辯速

張緒吐納風流聽者忘倦

蔡廝毘清幹之士甲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玩耳豈若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凋悴劉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蔡笑曰可矣

李膺風性高簡每見符融輒絶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每捧手嘆息

嵇含與二陸談營詞少理陸言約事舉莫不豁然若春日之泮薄冰秋風之掃枯葉

霍王元軌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友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平曰夫

人有短所以見長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自出訪客詼諧放蕩略無畦畛有不能談者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二一嘲笑

人問禰正平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當世乎禰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穉長可使監厨請客意以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

以荀有威容趙少食飲也

嵇中散語趙景眞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

阮德如嘗於厠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

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

王劉每不重蔡公嘗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問之曰老莊與聖教同異曰將無同太尉善之辟爲掾故世謂之三語掾衛玠嘲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自可無言復何假一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

答曰如明府之去陳恒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樂毅邪庾

曰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

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忻然便

取爲佐既見坐之獨榻上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

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

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以相比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

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愈不說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後度江不復爾王歎曰不知我進伯仁退沈約晉書曰周顗王敦素憚之見輒面熱雖復臘月亦扇面不休

阮光祿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阮遄疾而去劉尹時為會稽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劉尹云人想王荊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

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

符朗初過江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朗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爲奴婢問者止數千耳裴景仁秦書曰朗堅從兄堅爲慕容冲所圍朗降謝玄用爲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

人心又一人心而稱心者邪悅飄而不恩賞異而狎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奪之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含出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爲眞長求會稽殷答曰眞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爲甚乃復爲之驅馳耶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爲負販絝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

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何敢譸張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衛江州在潯陽有知舊投之惟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即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

草木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眞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桓南郡與殷荆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蒸

食不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謝瀹嘗與劉悛飲。推讓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悛大慙。

柳昂柳機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爲外職。時楊素用事。因賜宴戲語機云。二柳俱摧。機應聲答曰。不若孤楊獨聳。

王興道謂謝詧蔡霍霍如失鷹師

殷淳與何勗共食淳羨盡勗曰益殽羞羨勗可空無忌子也淳徐輟箸曰何無忌憚

沈昭略嘗醉日晚負杖至婁湖苑遇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

湘東王嘗遊江濱歎秋望之美劉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應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

王融謂劉孝綽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袁淑見
謝莊赤鸚鵡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
江祏嘗詣謝眺眺言有一詩已呼取既而便停祏問
其故曰定復不急
徐常侍聘齊魏收録其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
濟江沉之曰吾爲魏公藏拙
有客姓吉詣何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
之與蕭何
張融與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

門乃曰非是至戸望澄又曰非是旣造所覩澄曰都
自非是乃去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於決斷時嘲之曰
說事卽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

王奐爲僕射劉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途値人驅
驢祥語之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
忽見卽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石學士中立見
其喘甚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罵曰

奴乃以我為牛

范蔚宗臨刑時妓妾來別悲涕流漣謝綜時亦同刑復謂之曰舅殊不同夏侯色先是曄在獄有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豈論東陵上寧辨首陽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故綜以譏曄宋書曰曄意入獄便死上窮治其獄遂經一旬曄更有生望綜與熈先笑曰詹事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為一世之雄今擾攘畏死乃爾耶

〇江從簡是光祿華子。小時有文情。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工。

〇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大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嫵媚。

〇劉季和性愛香。嘗廁還。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

日香。坦日。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坦遁走耶。後徐鉉遇月夜露坐中庭必爇香一炷所親亦私號伴月香。

庾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人物信曰惟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耳

沈濂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丘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摹索著亦可識

杜審言將死語宋之問武平一曰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登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

武后時裏行御史聚立門內有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衆羞赧而止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

云芳洲生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
不生杜若應由讀謝眺詩誤華省名郎作此判事豈
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太宗聞之改授雍州司法
韓愈嘗語李程曰崔丞相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
是過人者答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著文章
陳亞性滑稽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爲亞所親任滿
將去亞曰何以教我弼曰郎中才行無玷但調謔過
差亞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口何弼笑而去
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聲曰蔡襄

無口便成衰

○劉貢父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貢父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未聞雄名只有艾氣

○蘇長公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邪東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

○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子瞻公笑答

曰吾從衆海岳遺事曰元章以書抵蔡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京見而哂焉時謂其顛而米又歷訴諸執政故世傳米老辨顛帖

秦太虛爲御史賈易所彈以謁告爲佛書爲罪張文潛戲之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爲佳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

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初潭集卷之十五

初潭集卷之十六

師友六

○一山水

地有四遊常動而不止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不覺也

余亦嘗言之人不信也

孟門始經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遥觀者常若霧露

沾人窺深悸竟其水尚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贔怒鼓若山騰濬波顏疊迄於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

河津一名龍門巨靈迹猶存去長安九百里懸水下注龜魚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門下不得上上即爲龍故云暴腮龍門垂耳轅下

趙德麟曰王仲至謂余云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

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蛟龍或試撓破

之尋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辟而走謂之龍泉

四明山高峰軼雲連岫蔽日

鑑湖會稽太守馬臻所開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發有若圖畫王逸少云從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

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栢擢幹竦條潭壑鏡徹淸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

廬山者雖林石異勢而雲霞共色長風暴作則萬流

俱響晨飈曉吟則百嶺齊應東瞻洪井識曳帛之在茲西望石梁見指寶之可拾

○三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高猿長嘯屬引清遠

○安公叢春亭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為之直力滀其怒而納之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嘗窮冬月夜登此亭聽洛水聲久之覺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也

○李固與弟書、固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但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有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痛、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

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逸少與人書頃小差欲極遊目之娛而吏卒守之可歎東陽花果自小可何日得卿諸人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惟使神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答曰曲阿湖

謝曰故當淵注渟著納而不流

謝玄與兄書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

謝靈運與弟書聞惡谿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道歎其奇絶遂書突星瀨於石後李白有詩云遂尋惡谿去不憚惡谿惡途開李北海灘閒謝康樂

袁粲爲丹陽尹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徒步往不通

主人直造竹所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方知是袁尹又嘗步屐白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耳

謝稚子善聲律與王車騎張安桐臺稚子吹笙王自起舞既而歎曰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

王云周太子晉好吹笙遊伊洛遇浮丘公成仙王意飄飄欲仙也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秫稻已秀翠色

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焦光仲遜共遊陸渾時春和景妍遜謂光曰宜花樹攪人離思故唐詩云飛花攪獨愁

郁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驂臨水久之乃去

孔珪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欲爲陳蕃乎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豈爲蕃也

宗少文好山水西涉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室衡山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倶至名山恐難徧覩惟當澄懷

觀遊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奇

○庾詵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澤居半

王維輞川室宇既廣山林亦遠而性好溫潔不容浮塵日有十數掃飾專使兩童縛帚猶時不給也

○摩詰與裴迪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憇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

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

李太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柳子厚云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

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適夢亦同趣

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人築室嵩山下每登松頂回則於峻極中院記其歲月捐館之年記云余今年若干歲登頂七十四次矣後王輔道與其孫之辭共游至峻極中院作一絕云爛紅一點出浮漚夜坐嵩峰頂上頭笑對松窗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遊

李贊皇作相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泉揚子江中冷水各置一壺其人舉棹忘之至石頭乃汲一

瓶歸獻李飲之曰江南水味變矣此何似建業石頭
城下水也
錢文僖守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下一日遊
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大集登石樓望都
城各有所懷忽於煙靄中見車馬渡伊水則文僖遣
廚傳歌伎來到因傳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
無遽歸也清波雜志曰思公貶漢東王文康公曙代
爲留守誚幕客好遊曰君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
坐奢縱取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杯

酒在老不知退耳文康年老爲之動

謝絳書曰近詔書遣告嵩嶽讀祝捧幣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是時秋清日陰晩花幽草虧蔽巖壁正當人力清壯加有朋儕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道徑差平則腰輿以行嶃崪手甚則扶躋而進抵峻極上院蹐封禪壇下瞰羣峰乃向所跂望謂非插翼不可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詣盡東峰頂夕宿頂上露下冷透骨髮明日訪歸路出

登封西門道頴陽縱望太室觀少室之美訪石堂紫雲題名十有四處自長夏門入繞崧轅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矣今既還府便有塵事侵汩怠寫奉報以代一夕之談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嘗與蘇軾遊南山抵仙遊潭下臨萬仞橫木其上惇平步過之濡筆書壁神彩不動軾曰君他日必能殺人

○子瞻曰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

航湖至普寧通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藍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出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於龍井亭酌泉投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于潮音堂明日乃還

子瞻云元豐二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

賢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歷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松杉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忽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於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一二數矣

又云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輥電

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

又云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寝相與步於中庭庭中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又云暮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絶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者

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上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回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蘇子美答韓持國曰此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應接之勞耳目清曠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窗羅列圖史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

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林園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

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入玩則終日不出楊次公爲察使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反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

一石。蓋天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石林燕語曰。昔知無為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即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

二　隱逸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牧者取之。牧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觀君子而言野也。有君不臣。有友不友。當暑著衣裘。吾豈取金者乎。季子知其賢。請問姓名。牧者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哉。

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李卓吾曰淮陽一老不及商山四皓四皓羽翼太子功德無比矣

漢王玄隱侯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名侯山宋之問詩王玄拜隱侯荆公草堂懷古詩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波他日隱侯身亦老爲尋東迹到煙蘿用此

嚴子陵與侯司徒書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腰領絶侯得書封奏之帝

笑曰此狂奴故態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床上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遣卿來何語子道傳霸語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子道求報書光曰我不能書口授使者使者嫌少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嚴遵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則閉肆下簾當人羅沖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非不足也予奈何以不足而助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何云有

餘君平日不然吾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乎君平嘗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嫁娶畢敕斷家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蔣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

逃名之士

安帝以玄纁羔幣聘周燮及南陽馮良宗族皆勸之出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君何獨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旣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迹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卧闇室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敢出風工竟不得見

之

與其卧闇室孰若處溷穢與其感眩疾孰若長如風

王君公遭亂不去儈牛自隱時人爲之語曰避世墻東王君公

襄漢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塚爲亭亭柱間書一絕云塚上爲亭鬼莫嗔塚頭人即塚中人恐人告我誅風水願到冥司作證鄰

郗尚書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

盡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敷會稽人崇信釋氏先人太平山隱居以母老還南山若邪初月犯少微占云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交游貴盛先敷著名時人憂逵儆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郗超每聞高尚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資并爲造立居宇在剡爲戴公起宅甚精整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郗爲傅約亦辦百萬資傅隱事差互故不果

〇予無人提逐幸矣

許玄度隱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　妙言

袁粲每經傳昭戶嘆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仲長子光隱居北渚守令至者皆親謁子光辭以痔疾未嘗交言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勿書老易二字示之王無功愛其貞素從與相近

〇王無功有田在河渚間奴婢數人自課種黍春秋釀
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與仲長子光遊北山東皋故
著書自號東皋子

〇齊高即位遣王杲之以手敕諭何胤謝朏杲之先至
胤所胤恐朏不出乃下床跪受詔書及杲之從朏所
還胤知朏已出乃謂之曰吾年五十七月食四斗米
不盡豈復有宦情乎杲之不能答胤反謂曰卿何不
還傳詔拜表留與我同遊耶杲之愕然曰古不聞此
例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何必有例　趣

庾杲之清貧食唯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梁武徵弘景弘景畫兩牛一散放水草間一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學曳尾之龜矣

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召見華林園欲用之爲侍中點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邪

足加帝腹

王敬弘居舍亭山林澗周環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

王東山宋文帝問爲政荅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

王儉問周顒卿山中何所食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菜食何味最曰春初早韭夏末晚菘

梁邵陵王以書二萬卷付馬樞樞肆志尋覽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淸虛則糠粃席上之説嵇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乃隱茅山

至到之言

闕文衍爲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自云令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內

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王弘之常垂綸於此或問漁師得魚賣否答曰釣亦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沈約宋書曰王弘之字方平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眞牋曰會稽境既豐山水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

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旣遠同

羲唐亦激貪厲競毀下愛素好古若遺一介有以相

存可謂千載盛美也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竹樹環繞任昉尋其

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卽便

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後猶令二人交帚拂

其坐處

會稽孔珪家列植桐柳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珪

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心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班美之

南陽宗少文嘉遁江湖之間援琴作金石弄遠山皆與之同聲孫茂深有祖風當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挂壁觀之聞其愛香作香饋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張永爲吳興沈麟士閉關後有佳山水乃以請徃停數月裴欲用爲功曹沈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秋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

越客於文晃走鐺不斂末敢聞命也、

天隨生宅荒少墻壁隙地前後但樹杞菊至夏秋枝葉老梗氣味苦澀猶責僮兒采擷人言千乘之邑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君獨閉閤不出何也天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

田游巖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問先生比佳否游巖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

師正居嵩山逍遥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淸泉山中不乏

張志和婺州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産志和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所著有玄真子李德裕稱之曰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

○非但會狀志和亦且深識嚴光

張志和築室越州東郭陳少游表其居曰玄眞坊爲買地大其閎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又為搆之號大夫橋陸羽嘗問孰爲往來志和曰太虛

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

○貢假道學臉皮三寸太虛爲室屍骸暴露

陸羽字鴻漸不知所生有僧得諸水濱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而名字之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則慟哭而歸

○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年乃狥權利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

徑耳

○司空圖虞鄉人隱居中條山王官谷昭宗召拜兵部侍郎會遷洛陽柳璨希賊意誅天下才望詔圖入朝圖陽墮笏意趣野耄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

○三湯社

○茶有九難陰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別也膏薪庖炭非火也飛湍壅潦非水也外熟內生非炙也碧粉縹塵非末也操艱攪遽非煮也夏興冬廢非飲也膩鼎腥甌非器也

王肅初入魏不食酪漿唯渴飲茗汁一飲一斗人因號爲漏巵後與高祖會乃食酪粥高祖怪之肅言唯茗不中與酪作奴因此又號茗飲爲酪奴

和凝在朝率同列遞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爲湯社建人亦以鬭茶爲茗戰

陸鴻漸嘗論說茶之功効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

陸羽著茶經常伯熊復著論而推廣之李季卿宣慰

江南至臨淮知伯熊善茶乃請伯熊伯熊著黃被衫

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

熟李爲歠兩杯既到江外復請鴻漸鴻漸衣野服隨

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茶畢李卿命取錢三十文酬

博士鴻漸夙遊江介通狎勝流遂收茶錢茶具雀躍

而出旁若無人

張又新煎茶水記曰御史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

陸處士即有傾蓋之雅因過揚子驛曰陸君茶天下

聞名矣揚子南零水又殊絕可命軍士深詣南零取

水、俄而水至陸曰非南零者、傾至半、遽曰止是南零矣。使者乃吐實李與賓從皆大駭李因問歷處之水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因命筆口授而次第之、

覺林院僧志崇收茶爲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蓋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客赴茶者皆以油囊盛餘瀝而歸

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閒僧采造得茶八餅號石巖白以四餅遺蔡襄以四餅遺王內翰禹玉歲餘蔡被召還闕過禹玉禹玉命子弟於茶筒中選精品碾、

以待蔡蔡捧茶未嘗輒曰此極似能仁石巖白公何
以得之禹玉未信索貼驗之果然

初潭集十六卷終